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5

能言马和男孩

*The Horse
and His Boy*

[英] C.S.刘易斯 著

张云轩 译

魔幻与现实的经典巨作 开启想象力的奇幻之旅
同名改编电影风靡全球 最佳的青少年课外读本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纳尼亚传奇 ⑤

能言马和男孩

[英] C.S. 刘易斯 著
张云轩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英)刘易斯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能言马和男孩 / (英)刘易斯著; 张云轩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5.8

(纳尼亚传奇)

ISBN 978-7-5470-3703-4

I. ①能… II. ①刘… ②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842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0mm×215mm

字数: 119千字

印张: 13.5

出版时间: 2015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康艳玲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周莉莉

封面插画: 王南鹏

ISBN 978-7-5470-3703-4

定价: 27.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 010-57262361

传真: 010-88332248

E-mail: 200514509@qq.com

网址: <http://e.weibo.com/zhpinshuye>

常年法律顾问: 徐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5726236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7262361

献给戴维以及道格拉斯·格雷沙姆



目 录



- 第一章 沙斯塔踏上旅途 / 001
- 第二章 路边遇险 / 016
- 第三章 在塔什班城的门口 / 032
- 第四章 沙斯塔遇到纳尼亚人 / 045
- 第五章 科林王子 / 059
- 第六章 沙斯塔在墓地 / 072
- 第七章 阿拉维斯在塔什班城 / 083
- 第八章 在蒂斯罗克的密室里 / 097
- 第九章 穿越沙漠 / 109
- 第十章 南征隐士 / 123

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 / 136

第十二章 沙斯塔在纳尼亚 / 149

第十三章 安瓦德之战 / 162

第十四章 布里怎样变成一匹更聪明的马 / 175

第十五章 可笑的拉巴达什 / 188

纳尼亚种族介绍 / I

纳尼亚传奇主要人物介绍 / III

第一章 沙斯塔踏上旅途



这是一个发生在纳尼亚和卡乐门交界处的历险故事。那时的纳尼亚正处于黄金时代，它的统治者是至尊王彼得，还有他的弟弟艾德蒙国王和两个妹妹苏珊女王、露西女王。

在那些岁月里，在卡乐门遥远的南方，大海之滨的一个小港湾里，住着一个名叫阿什伊什的穷苦渔夫。他带着一个男孩儿住在那里，那个男孩管他叫父亲，男孩的名字叫沙斯塔。阿什伊什几乎每天早晨都



要出海打鱼，到了下午，他就套好驴车，把早上打来的鱼装上车，走个一两公里左右，到南边的小村子去把鱼都卖掉。如果鱼卖得好，他回家后的脾气就比较温和，也不会对沙斯塔发脾气，但是如果鱼卖得不顺利，他就会挑沙斯塔的错，或者打他一顿。他总能找到沙斯塔的错，因为沙斯塔总要干很多的活儿：修补和清洗渔网，做晚饭，打扫那间他们共同居住的小屋。

沙斯塔对他家南边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因为他曾经和阿什伊什去过一两次那个村子，他觉得那里没什么能让人提起兴趣的东西。在那个村子里，他只会遇见跟“父亲”一样的人——穿着脏兮兮的长袍，脚上的木鞋已经露出脚趾，头上缠着头巾，胡茬儿浓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任谁听来都会觉得单调乏味。但是他对北边的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因为那里没有人去过，“父亲”也不准他一个人去。当他独自坐在门口修补渔网的时候，总会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眼神眺望北方。然而他只能看到一片青草茂盛的山坡，一直向上延伸至平坦的山脊，广阔的天空笼罩着山脊，偶尔还会有飞鸟掠过。

有时候，如果阿什伊什在身边，沙斯塔就会说，“哦，爸爸，小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假如渔夫的心情不好，他就会打沙斯塔耳光，让他专心干活儿。如果他正好心境平和，他就会说，“哦，儿子，别为了那些不相干的问



题分心。有位诗人说过，‘把心思用在生意上才是发财致富的根本，问那些与自身无关的问题就等于把愚蠢的船只撞向贫穷的礁石。’”

沙斯塔始终相信山的另一边有不可言说的秘密，只是父亲想瞒过他而已。然而，事实上，渔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北方能有什么，他也不关心这些。他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

一天，从南边来了一个陌生人，那人和沙斯塔以前见过的人都完全不同。他骑着一匹高大的花斑马，密实的鬣^①毛和粗大的马尾随风摇摆，马镫和马辔头都镶着一圈银边。他戴了一顶头盔，穗子从丝质头巾的中间突了出来，一件锁子甲得体地穿在他的身上，腰旁还挎着一把弯刀，在他的背上背着一个镶满铜制铆钉的盾牌，右手握着一柄长矛。他的脸黑黝黝的，但是沙斯塔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卡乐门的所有人都这样，真正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的胡子：被染成深红色，卷曲着，亮闪闪的，仿佛抹了油一般。阿什伊什通过陌生人胳膊上的金环认出他是一名泰坎，或者说是大王爷，他弯下腰跪在陌生人的面前，头低得连胡子都碰到了地面，他还做手势，让沙斯塔也跪下。

① 鬣，读 liè，某些兽类（如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



陌生人要求留宿一晚，渔夫当然不敢拒绝。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当做晚餐招待泰坎（他可不这么想）。至于沙斯塔，像往常一样，渔夫招待客人的时候，就会给他一大块面包，把他打发到屋子外面。而他，通常只能和那头毛驴睡在茅草搭建的马厩里。这会儿去睡觉还太早，沙斯塔坐下来，把耳朵凑到木板墙的一道裂缝上，听屋里人的谈话。他并不认为在门后偷听是不对的。下面就是他听到的对话。

“哦，现在听我说，这房子的主人，”泰坎说道，“我想要买下你的男孩。”

“哦，我的王爷，”渔夫回答道（沙斯塔从那谄媚的声音中就能想象出他说话时脸上所流露出的表情），“尽管您的仆人很穷，但您出多高的价钱，他都不会把自己的独生子、亲骨肉卖身为奴。不是有一位诗人说过吗，‘亲情比汤更浓烈，后代比宝石更为珍贵。’”

“尽管事实如此，”客人冷冷地回答说，“但另一位诗人也说过，‘企图欺骗智者，就是将自己的脊背置于鞭笞之下。’你的嘴里只有谎话连篇。那个男孩显然不是你的儿子，你的脸和我的脸一样黑，但是那个男孩的脸却非常白净，就像北方那些被诅咒的漂亮野蛮人一样。”

“有句话说得好，”渔夫回答说，“‘盾牌能够抵挡宝剑的进攻，但是智慧的双眼却可以洞悉一切防御！’令



人敬畏的客人啊，因为太过贫穷，我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但在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开始他威严而造福人民的统治那一年，一天晚上，一轮满月高挂在天上，众神的喜气让我难以入眠。因此，我从这间小屋的床上爬起来，走到前面的海滩上，看看那海水和月亮，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给自己提提神。就在这时，我听到船桨从水面划向我的声音，之后，我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随后，一个大浪把一艘小船送到岸边，船上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饥渴交加的男人，一个空的贮水皮囊和一个孩子。那个男人好像刚断气不久（因为他的身体还是温的），孩子依然活着。‘毫无疑问，’我自言自语道，‘这两个不幸的人一定是从一艘失事的大船上逃出来的。遵照那令人钦佩的神祇的旨意，年长的那个人不吃不喝，只是为了让那孩子活下来，可当他接近陆地时，却死了。因此，请牢记，神祇从来不会忘记嘉奖那些帮助穷人、充满同情心的人（因为您的仆人就有一颗这样柔软的心）——’”

“收起你那些自我称赞的废话吧，”泰坎打断了他的话，“只要知道是你收养了那个孩子，这就足够了——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你从他的身上所榨取的利益是他日常所吃的面包的十倍。现在，你出个价，我可不想再听你的那些废话了。”



“正如你刚才所说，”阿什伊什回答说，“那个男孩的劳动能给我创造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敲定价钱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因为如果我卖了这个男孩，毫无疑问，我就要买或者租用另一个男孩来干他的活儿。”

“我愿意出十五个新月币来买这个孩子。”泰坎说道。

“十五个！”阿什伊什用一种介于呜咽和尖叫之间的声音喊道，“十五个！你想用这点钱就夺走我年迈的依靠和生活的源泉？别再嘲弄我这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尽管您是位泰坎。我出的价格是七十个新月币。”

听到这里，沙斯塔站起身，蹑着脚走开了。他已经听到了他想听的一切。因为他经常听到村子里的人讨价还价，也知道交易是怎么做成的。他非常确定，阿什伊什最终会以高于十五个又低于七十个新月币的价格把他卖出去，只是这会花费他们很长时间。

你可别认为沙斯塔会和我们一样感到难过，如果我们听到自己的父母在讨论把我们卖给其他人做奴隶，心里一定难过极了。可是一方面，沙斯塔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或许那位骑着高头大马的陌生王爷会比阿什伊什和善一些。另一方面，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他的心中充满激动之情，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过去他常常感到不安，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却依然无法去爱



那个渔夫，虽然他知道一个孩子理所应当应该爱自己的父亲。现在，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他和阿什伊什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让他卸下了内心的重担。“啊，我可能是任何什么人！”他想，“我也许是一名泰坎的儿子——或者是蒂斯罗克（愿他万寿无疆）的儿子，甚至有可能是一位神祇的儿子！”

当他站在小木屋前的草地上想着这些心事的时候，暮色已经悄然降临，一两颗星星已经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但是西方的天空依然可以见到落日的余晖。在不远处，陌生人的马匹正在吃草，马缰绳松散地系在马厩旁的铁环上。沙斯塔悠闲地走到马的身边，拍打着它的脖子。马匹并未理睬他，依然啃着青草。

接着，另一个念头闪过沙斯塔的脑海。“我也不知道泰坎是什么样的人，”他大声地说出心中所想，“如果他为人和蔼的话，那就太好了。在王爷府上，有一些奴隶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每天都能吃到肉。也许他会带我去打仗，我在战场上救他一命，于是他给我自由，并且收我为养子，赐给我一座宫殿、一辆战车和一套盔甲。但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残忍可怕的人，他会让我带着铁链去田里干活。我真希望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该如何了解他呢？我敢打赌这匹马肯定知道，要是它能告诉我就好了。”



那匹马抬起头。沙斯塔摸了摸它光滑的鼻子——就像缎子一样，说道：“我真希望你能说话，老伙计。”

接下来，有那么一秒钟，他感觉自己像在做梦，尽管声音低沉，他却真真切切地听到马匹开口说道：“我当然能说话。”

沙斯塔盯着马匹的大眼睛，因为太过震惊，他把眼睛瞪得几乎和马的眼睛一样大。

“你是怎么学会说话的？”他问道。

“嘘！别那么大声，”那匹马回答说，“在我原来住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说话。”

“那是什么地方？”沙斯塔问道。

“纳尼亚，”那匹马回答道。“那是一片欢乐的土地，有长满茂密石楠花的山岭和开满百里香的丘陵，那里河流众多，幽谷里水声潺潺，山洞里长满了苔藓，在森林的深处还飘荡着小矮人的锤子所发出的清脆回响。纳尼亚的空气充满芬芳！在纳尼亚待过一小时，胜过在卡乐门待上一千年。”说完，他发出叹息般的一声嘶鸣。

“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沙斯塔问道。

“被绑架来的，”那匹马说道，“或者说被偷来的、被抓来的，随便你怎么说。当我还是匹小马驹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警告过我，不要踏入南边的山坡，走进阿钦兰以外的土地，但是我没有听她的话。天哪，我为自己的



愚蠢付出了代价。这些年，我一直隐藏自己的本性，给人类做奴隶，假装愚蠢，就像其他的马一样。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是谁呢？”

“我才没那么蠢呢。一旦他们发现我会说话，就会把我送到市场上去展览，然后比从前更严格地看管我。那么我连最后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沙斯塔刚开口，那匹马就打断了他。

“现在听我说，”那匹马说道，“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毫无必要的问题上。你了解我的主人泰坎安拉丁。哦，他是个坏人。可他对我并不太坏，因为过分苛待一匹战马，那后果就严重了。但是你如果打算去他家做奴隶，还不如今天就一死了之呢。”

“我必须逃跑。”沙斯塔说着，脸色变得惨白。

“是的，你必须逃跑，”那匹马说道，“但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逃呢？”

“你也打算逃走吗？”沙斯塔说道。

“是的，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的话，”那匹马回答道，“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你看，如果我身上没有骑马的人，每个看到我的人都会说我是匹‘流浪马’，他们就会在我后面穷追猛打。如果有骑马的人，我就会顺利混过关卡。这就是你能帮我的。另外，就凭你那两条腿（人类的双腿是多么地荒唐可笑！），你是没法走远的，很可



能被抓回去。但是你骑在我的身上，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任何马匹都甩在后面。这就是我能帮你的。顺便说一句，我想你会骑马吧？”

“哦，我当然会骑，”沙斯塔说道，“至少，我骑过驴。”

“骑过什么？”马匹用极其轻蔑的口吻反驳说。（至少，这就是他的意思。事实上，他发出了一种嘶鸣——“骑过哇一哈一哈一哈一哈。”当会说话的马生气时，马的腔调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他继续说道，“你不会骑马，这真是个麻烦事。我得在路上教你骑马。你不会骑马，会摔跤吗？”

“我想每个人都会摔跤吧。”沙斯塔说道。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做到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一声不响地从地上爬起来，再重新回到马背上，心中依然毫无畏惧吗？”

“我——我试试吧。”沙斯塔说道。

“可怜的小家伙，”马匹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我忘了你只是一个小孩。不过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你训练成一名好骑手。现在——在那两个人熟睡之前，我们还不能动身。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计划一下逃跑的路线。我的主人泰坎要去北部的大城市塔什班，他要到蒂斯罗克的宫殿——”